甘孜日报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康巴文学
2019年11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边强

编者按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驻村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我州广大驻村干部以昂扬斗志分赴脱贫攻坚一线,全力以赴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发出了“帮扶村不脱贫不回家”的誓言。本报选登部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记录的真实感人事迹、实践经验和思考,以及群众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重大变化。从中管窥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将对亲人之爱融入对人民之爱的“大爱”情怀,以及为兑现扶贫誓言付出的艰辛努力。

海拔4000米的温度

◎任敏

“4000”一个标注着理塘海拔的冰冷的蓝色数字,在我心里,这个数字却如同冬日的太阳一样温暖着我,明亮而不耀眼,炙热而不灼人。

哭,多没面子!但那天却因为不会藏语急哭了。初到濯桑乡下汝村任职第一书记,随时都会因语言的问题被僵住,这样的尴尬总让我无所适从。在下汝村,每天到村办公室咨询政策,通过电话申请各种资助的村民很多,他们大多不会汉语,要了解他们的所想、所需,依靠包村干部翻译很麻烦,请包村干部翻译我的工作也不是长远之计,看到不断进门来的农牧民群众我都恨不得以各种方法和他们搭上话,此时语言却成了绊脚石。学习简单的藏语已势在必行,就从日常用语学起。还记得到理塘学习的第一句藏语是关于打车的,具体内容是:“我在这儿下车”“这是车费”这类语言,请双语干部教会我,坐上车,一路念念叨叨,害怕忘记了,到了目的地羞涩地说出来,开车的师傅果然停下了车,并顺利付了车费,心里竟然有了一丝成就感,后来开始慢慢学习一些关于工作方面的语言,请乡上的双语干部帮忙把“家里面有人在吗?”“把户口簿拿过来看一看”“有几个读书的?”“今年全家收入一共多少钱?”“挖虫草挣了多少钱”等入户走访常用语翻译成藏语,用汉文进行读音标注,用微信语音进行录音保存,每天反复听、反复说,直到能把读音读准把句子记住为止。刚学会几句藏语时不敢大声开口说出来,期间也闹过一些笑话,诸如将老年男子称呼为阿西(应为阿尼),将老年女子称呼为阿尼(应为阿西),话一出口引得同行的包村干部和贫困户开口大笑,我心也因为用错语言而一直惶惶不安,直到后来再提起这件事情,大家都发出会心的笑声时,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了。当鼓起勇气用藏语说出的问题得到贫困户的回应时,同行的包村干部也投过来诧异的目光说:“耶,你还可以哦,老百姓居然能听懂你说的。”到现在每次到理塘县城买东西,商贩要用普通话向我介绍商品时,我基本能用藏语和商贩对上话,最后还总弄得不少商贩不好意思地用藏语说:“哦,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我还准备和你说普通话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自己蹩脚的藏文水平已经得到了认可。

村干部是第一书记与村民之间的桥梁纽带,第一书记是结对帮扶单位与贫困村的协调员、联络员。下汝村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差,刚到村里时村会计泽泽不会用微信,也不愿意去学,我刻意在村干部微信群里进行工作通知,经常在群里发一些乡、村工作动态及藏汉双语法治动漫,工作群慢慢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泽泽在村党群活动室院坝找到我让我给他下载微信,并主动要求关注乡“祥瑞濯桑”公众号,他说“使用微信开展工作方便快捷,可以了解到各种乡上的工作,以前是自己的思想太古板,不愿意接触新东西,其实要学也不难。”村主任细曲珍“谈卡色变”,每次说要到银行办事唯恐避之不及,觉得到银行办理业务,关于电子的东西就是高深莫测,就是难,难于上青天。一次,到县财政局办事,中途需要一张合作社的进账单,为了不耽误工作我让村主任细曲珍到银行打印进账单,我在财政局继续办理业务,我将账户信息及需要办理的事项编辑成短信:“你好,我是濯桑乡下汝村的第一书记,细曲珍是我们村子的村主任,他听不懂汉语,我在财政局办事,走不开,麻烦您帮他打印一下9月29日我们村子账户的进账单,账号是:8993012000001211O,谢谢您!”发到细曲珍手机,让他把手机递给银行柜台办事员,不到半个小时,细曲珍拿回了进账单。他高兴地说:“书记,你写的啥子?我一句话都没说就把事情办好了,你给我教教呢!”一年多来,从教用取款机取钱(将100元钱反复存取)到用取款机转账,银行卡被吞了10余次,我鼓励细曲珍自己动手操作学习,不要怕犯错误。办理柜台业务时,我会让他自己处理,而我会悄悄跟在后面,现在细曲珍已经会用K宝转账了。

10月9日,走进下汝村幼儿园的教室,25个孩子将一封封折叠好的“书信”纷纷递到我手上……这一幕被在场的老师和包村干部看见,大家深感疑惑,同行的包村干部开玩笑说:“任书记在幼儿园混熟了,还收到孩子们的‘情书’,真让人羡慕啊!”慢慢地打开一封封“情书”,纸上画有飞机、树、花、小狗、爱心等图案。我毕业于师范学院,对教育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村里2017年9月办起了村幼儿园,从本学期开始除了正常的汉语教学,我每周都会给孩子们上一节英语课。内容也比较轻松,主要是教孩子们学唱一些英文字母歌,练习一些简单的对话,这样可以让孩子们接触新鲜事物,能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下汝村很多孩子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玩具,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感到很茫然。就像讲“红灯停、绿灯行”时,孩子们就问红绿灯是什么;当讲到飞机的时候,孩子们又会问飞机是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如果有玩具模型给孩子们展示,就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了。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我真想为他们的童年增更多美好的色彩。值得高兴的是我们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努力为幼儿园募集了价值2000余元的幼儿图书、文具、玩具等物品。教学内容也逐渐丰富了起来,上午在课堂上教完简笔画,下午在村边防洪堤堡坎上就出现了用彩色粉笔画成的同款,幼儿对我的称呼也由任书记转变为了老师、老师姐姐,书记老师。村里许多人竖起大拇指说:“咱们下汝村的幼儿园不比县城里的差。”

在担任下汝村第一书记的377天里,通过指导村民反复学习常用汉语磨练了我的耐性;贫困户格绒邓珠主动帮我给另一户贫困户翻译政策知识感动了我的内心,收到贫困户甲它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时柔化了我的心性……这些人,这些事,融进了377个日子,或许村民心里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好朋友“仁每”(我的名字用藏语翻译过来的读音),我心里面却有了泽泽、细曲珍、格绒邓珠、甲它……无数个牵挂。

甜蜜的日子

◎王韵雯 泽仁倾忠

亲情。苗青 摄

远处,牛群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铜铃不时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让静谧的山谷有了一点不一样的声响。白格家的多青大叔显然没有被铜铃声打扰。此时,他戴着自制的网帽、手套,全身武装地蹲在一处山坡峭壁下,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块木桶盖子,伸手探进去。顿时,一群蜜蜂围住了他,发出嗡嗡的歌唱。接着,一块不规则的蜂巢被取了出来,香甜的蜂蜜顺手滴在地上,引得蜜蜂们簇拥舔食。很快,多青大叔取完蜂巢,背着满满的背篓下山去了。

有点年头的藏式房屋升起缕缕炊烟,这是多青大叔的老伴儿拉姆大娘在做晚饭。多青大叔加快脚步,想要快点回到家中。他在心里盘算着把蜂蜜卖掉换了钱,可以把屋子修缮一下,有多余的钱还可以给即将出世的小孙子添置几套新衣裳。想着想着,他的嘴角翘了起来,脸上的褶子挤到了一处。

儿子在地里干活儿,儿媳妇和老伴儿在家料理家务,卖蜂蜜的事儿自然就交给了多青大叔。翌日,天刚蒙蒙亮,多青大叔揣着老伴儿做好的奶渣包子进城了。这个在山谷底沿河而建的小县城是多青大叔去过最远的地方,也是他见过的最繁华的地方。不少山上的村民们会把各种山货、蔬菜背到县城售卖换钱。5月卖瓜果、6月卖虫草、7月卖松茸野菌、9月卖核桃、10月卖蜂蜜……这是大自然对当地人的馈赠,也是千百年来,淳朴的藏区百姓赖以生存的法则。今年蜂蜜收成好,短短两百米不到的县城主路旁有好几家在卖蜂蜜的。“深山里的蜂蜜,快来看一下吧”卖家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行人。多青大叔瞅了一眼,从兜里掏出鼻烟壶,吸了一口,默默地坐在自己的摊位面前等待买主,不时用手挥一挥,试图赶走靠近蜂蜜桶的几只蜜蜂。

太阳谷的阳光是温暖的,也是炙热的,早上暖暖的照在人身上,到了中午就变成一把火烤的人睁不开眼。多青大叔将头上那顶破毡帽的帽檐往下扯了扯,挡住刺眼的光线。一天很快过去了,多青大叔的蜂蜜没有卖出多少。不过,从他脸上看不出失落,因为这对他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谁家做买卖能一天就把所有的货都卖完呢?今天卖不完,还有明天、后天呢!等到了冬天还没卖完,就自己留着做麦花糖吃。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这样做的,对他而言,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快一个冬天过去了,多青大叔家的五十多斤蜂蜜卖出了一大半。“卖了一大半也不错了,一百元一斤的蜜换了三千多元钱,足够给小家伙用了!等明年出蜜了,再卖点钱也可以把房子修一下了。”多青大叔坐在自家院子里盘算着。他抬头看了看夜空,满天的星星和一轮硕大的月亮照着院子。对大叔一家来说,一切都很平常也很平淡,从没有想过生活有改变的一天……

“叮咚叮咚”牛群的铜铃发出响声回荡在山谷中,大山延绵不断伸向远方,湛蓝的天空偶尔有一丝白云飘过。高耸的布姆白登山峰的峭壁把阳光发射出一道道金光,仿佛七仙女的群边在空中摆动。这片土地是多么地美好啊!

这天,多青大叔家里来了一群人,他们说是来帮助多青大叔致富的。“呵呵,这年头国家能帮助村民的地方无非就是发点生活补贴罢了。过日子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多青大叔心里想。“您好,我是因达村的第一书记倾忠,这是驻村工作组的同事们,他们中还有从成都市青羊区专门过来对口帮扶咱们村的援藏驻村干部。”一位年纪约二十几岁的藏族女孩儿热情地向大叔说道。“欢迎你们。你们是政府派来的领导,快来坐,坐。”拉姆大娘端上酥油茶招呼大家。“大叔,我们知道您家的蜂蜜养的是咱村最好的,每年要收割不少蜜吧?”第一书记倾忠问道。“嗯。”多青大叔吸着鼻炎,答应了一声。倾忠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们考察了很久咱们村的情况。这次,我们是和村委会商量好了,准备在咱们村成立蜂蜜加工合作社,帮助大家加工销售蜂蜜。您家蜂蜜产量是最多的,品质也是最好的,我们希望您能带头加入我们合作社。合作社的名字我们都商量好了,叫“布姆白登”高山蜂蜜养殖专业合作社。布姆白登作为神山最美丽的山峰,寓意七仙女。我相信今后我们村的蜂蜜产品也会像这山峰一样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今后,我们村的蜂蜜都会通过合作社加工卖到全国各地!这可比在咱们小县城售卖要好得多啊!”倾忠兴奋地说道。“是呀,多青老头儿,咱们村子应该相信政府,相信党会帮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的。你一定要加入合作社哦。”村支书古牛大叔说道。“嗯,你们先回去吧,让我想想。”多青大叔执拗地说道,顺手拉了拉头上那顶破毡帽的帽檐。

“老头子,我觉得今天那个叫倾忠的第一书记说得挺好的。咱们可以试试,把蜂蜜交给他们卖。”拉姆大娘坐在屋子门口,她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夜色说道。“说得容易。我的蜂蜜多好啊,要是给他们拿去卖了,指不定还得赚我多少钱呢。再说了,明年结的蜜我还准备卖了换钱修一修咱们的房子呢。”多青大叔愤愤地说道。“可是,你也看到了,今年的蜂蜜咱们只卖出去了一大半,还剩了二三十斤都卖不出呢,过完年,又会有新的蜜出来,到时候咱家堆的蜜可就越来越多了,总不能天天吃蜜糖饼子吧?”拉姆大娘说道。“好啦,你别说了,回屋吧,让我好好想想吧。”说罢,多青大叔起身从院子里回了屋里。这一夜,多青大叔没有睡上好觉,他心里反复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加入村里的蜂蜜合作社。他对眼下过的日子从未有过半点埋怨或者期待,更没有想过要改变什么。但今天那个叫倾忠的年轻人说的话,仿佛像一股魔咒一般在他心里生了根,发了芽,让他忍不住想要知道如果加入合作社,今后的生活会不会变得幸福一些……

多青大叔还是架不住家里人和驻村工作组的动员带头加入了村里的蜂蜜合作社,虽然他对自家的本来可以买到一百元一斤的蜂蜜“贱卖”到八十元一斤全部卖给合作社耿耿于怀。再后来,合作社招募村民一起扎蜜、包装蜂蜜产品。多青大叔第一个报名了。然而,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可不是为了“带头”而已,他是要去监督,去守着自家的蜜,可不能让人给糟蹋了。每当多青大叔在家里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家蜂蜜被贱卖了,拉姆大娘都会摇着头笑着安慰他。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在村民们的参与下,因达村的“布姆白登”高山蜂蜜凭着良好的品质在市场上打响了名声,产品一度供不应求。年底分红,除去各项成本,合作社给每家村户分了好几百元,加上原蜜的钱,多青大叔家这一年卖蜜得到了六千多元,是全村收入最高的!

不用日复一日地背着蜜到县城叫卖,不用忍受中午太阳的毒辣,不用全家人吃着已经厌烦了的麦花糖……金灿灿的蜜突然间变成了白花花的钞票!多青大叔简直不敢相信,合作社卖蜜这事儿他从来不看好,却办成了!这下他终于有钱把老旧的藏房修一修了。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答案是,有的。第二年,驻村工作组到家里告诉多青大叔,县里评估了他家的房屋情况,决定帮助他申请易地搬迁,新建一座房子!而且,村里的道路建设和太阳能路灯建设都批下来了,很快就会动工。到时候,村民们再也不用顶着月光出门了,汽车也可以开到家门口了……

铜铃“叮咚叮咚”声声不息,牛儿山坡吃草,格桑花迎风摇曳,蜜蜂们往进更多的“新房子”热热闹闹地忙着采蜜。多青大叔坐在自家新建成的藏房院子里,看着不远处小孙女正在嘻嘻哈哈地跳着玩着。他知道他的日子,还有今后小孙女的日子,甚至孙女的孙女的日子都不再是以前那样一成不变。突然,他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包围着他,像太阳谷最温暖的那缕阳光照得他心里暖暖的。他不自觉地翘起嘴角,脸上的褶子全部挤到一处。他知道了,在这太阳谷里,有一种日子可以看到希望!

一场特别行动

◎何晓红

“拥吉,开门,起床了。”大清早,翁姆带着一帮干部到巴登家喊门。

“书记,出什么事了?”打着哈欠的拥吉不紧不慢地打开门,看着门外一下来了七八个干部,心里慌了神。

“还是为了你家的环境卫生,今天我们要在你家动手了。”翁姆边回答边带着人进了门。

翁姆是红顶乡党委书记,也是红顶村的帮扶责任人。虽然红顶村2018年已整村脱贫,但在改善村容村貌、户容户貌,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助推脱贫攻坚成效工作上还有差距。这几天翁姆正为红顶村卫生评比活动中不合格的几户贫困户感到头疼。

就拿拥吉家来说吧,家里四口人,两个孩子分别在县一中学和乡小学读书。微瘸的拥吉总拿自己是残疾说事,是那种一坐坐出“坑”的人,家庭收入就靠丈夫巴登捡虫草和野菌、打散工维持,被大家评为贫困户。2018年,乡政府将拥吉一家纳入合作社,动员他俩去基地做工。对于在家门口挣钱的事拥吉还是乐意的,于是巴登和拥吉轮流到药材、核桃、木耳等种植基地务工,巴登还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学会木工手艺,跟着村务工服务队连续到本乡或附近乡做工增加收入,让拥吉一家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顺利实现脱贫。

拥吉一家经济上虽实现脱贫,但家里卫生习惯差的现象并未得到改善。木地板黑得可以铲起一层“老痂”,“五改三建”新修的厕所不到两个月已经丑气熏天,头发也是常常油得结板……第一书记、包村干部、驻村队员一趟趟轮翻到她家沟通做工作都不见效果。

“家里改建卫生间,不用你们花一分钱,洗漱池、冲水便池、淋浴设备都是新安装的,现在洗澡也方便,一身干干净净的不好吗?”

“你家这次卫生评比不合格,你俩口怎么想的,虽说隔三差五要去出工。但平时在家的时候把家收拾干净嘛,到处整整齐齐亮堂堂地自己住得也舒服吧。”

每次面对干部的宣传和批评,拥吉和巴登都是憨笑着点头应对,偶尔来句“地板是好几年的‘老痂’,刷不干净。”“乡下人整干净莫用,干场农活儿回来还是要脏”让大家苦笑不得。

“明天我们再来,带上家伙帮忙他家打扫,我不相信他们会无动于衷。”翁姆书记从拥吉家出来的时候心里暗暗作了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翁姆吆喝乡干部起床,在食堂吃过早餐后,组织红顶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驻村队员和乡干部,带着洗衣粉、洁厕液、钢丝球、抹布、拖把等用具,驾车直奔巴登家敲开房门,开始了一场“特别”的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

到巴登家后,乡干部按着事先的分工直接干上了。有的开始整理随处乱堆的衣物被褥、有的整理院子里横七竖八的农具,有的清理随处可见的垃圾,有的生火烧热水,有的擦拭橱柜……

拥吉看着干部忙活,磨叽着要先和丈夫吃早饭,并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姿态慢悠悠地喝着茶、聊着天。

“这个地板又不是一天两天变黑的,刷得干净才怪了,真是没事找事。”拥吉边看着忙碌的干部悄悄对巴登嘀咕。

“拥吉,你看下地板能不能变干净。”

翁姆边说边在一块地板洒上洗衣粉、用钢丝球和着热水使劲刷、拖帕吸掉污水后用膜布抹干净,一小块地板腿去黑垢后露出了本来的木色。

看到木色地板后,拥吉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地没说话。

翁姆没有停下来,更用力地刷着地板。

脏水一桶一桶地倒掉、地板干净的面积一块块扩展,茶壶一点点恢复亮度、橱柜变得整齐起来……

看着翁姆和干部脸上的汗珠,拥吉心里开始羞惭。“以前村里人总笑话我家邋遢,但自己怕累,慢慢把别人的嘲笑当成了习惯 。今天,翁姆书记带着干部不怕脏不怕累地为家里打扫卫生,自己还旁观,真的要不得。”想到这里,拥吉过去蹲到翁姆身边,轻轻的说了一句“书记,我来吧!”

“对、对、对,这些事以后我们自己做。”丈夫巴登也拿起了抹布。